

大型历史剧

郑成功

编剧

蒋貽模、王岱辛、徐金鏞

剧团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第一场 山雨欲来

〔一六六〇年，元宵之夜，台湾赤崁城〕

〔台左为秀娘家堂屋，放着方桌、竹椅、竹凳及农家杂物，
台右为通往海边的道路，不远处可见高山族的竹楼，竹
塔。〕

〔背景音乐：〕

（合唱）高山为兮涧水兰，

台湾苦水流不完。

阿里山上飘血雨，

仇恨浸透日月潭。

凄风惨雨元宵夜，

某人何时到高山？！

〔布景：凄厉的枪声、火光、弥漫的硝烟。〕

一群百姓（孩子手中都拿着元宵花灯）扶老携幼在枪声
中惊慌地过场。

〔荷枪的士兵穷凶极恶地过场。〕

〔内声：深沉的锣声，呜呜的鹿角声紧张地响起，

“戒严了，戒严了……”，“总督有令，全城戒严……”〕

〔贝德尔上场，几个荷兵相随。他正追逐着前面一个怀抱
孩子的妇女，举枪射去，妇女应声倒下，狂叫：“叫你一起到
上帝那里见面姓爷去吧！”贝德尔回顾身边荷兵，说：“要记
住，镇压，镇压！这就是东印度公司最宝贵的经验。”贝德尔
等下。〕

〔秀娘透过门缝注视着门外，充满仇恨。〕

秀娘：（指向后台，高力地）这帮野兽！

(唱) 眼见红毛肆虐紧，
不知棄义可安身？！
佳节思亲倍倍深，
何时迎来郑家兵。

[眉斯站娘上，高山族服装，英姿飒爽。眉斯敲门。]

香娘内应，开门，眉斯进屋。

眉斯：婆力，婆力！

香娘：婆力，外面怎样？

眉斯：红毛说要一个从台湾城跑出来的奸细。

(唱) 红毛鬼煞暴烈杀人，

鲜血流遍宝岛高山，

百姓陷入活地狱，

何时消灭害人虫。

香娘：(咬牙切齿) 这帮恶狗。

眉斯：婆力，是不是要抓何文大伯？

香娘：(点头) 可能，不过何大伯仙会有办法对付红毛。

[婆媳俩紧张地坐粮]

[何武上，敲门。香娘、眉斯闻声一惊，急速坐好粮。]

香娘：(走到门边) 什么人呀？

何武：新，香娘，开门！

[香娘开门，见何武一怔，眉斯也一怔，何武进屋。]

香娘
(惊喜) 何大伯！

眉斯

香娘：你怎么这时才来？

眉斯：我们正在担心你呢！

何武：出事了，红毛知道国姓爷可能出兵，象疯狗乱咬人，今日到处搜捕，凡与大陆有来往的，都关进城堡，严刑拷

打，残酷枪杀。

眉斯：何大伯，你现在怎样了？

何武：红毛连我这个通事也怀疑了。

(唱) 山雨送来风声紧，
台湾岛上血雨腥，
跨海献图提国姓，
呼唤义师早东征。

香娘：献图？

眉斯

何武：献航一道一图！

香娘：何时起程，几人同行？

何武：即刻就走，就我一人。

香娘：(一惊) 这……

眉斯：你！

何武：眉斯，图呢？

(眉斯从灯笼里取出航道图。)

眉斯：在这。

何武：啊，甚得好！

眉斯：受大伯之托，图不离身，身不离图。

香娘：媳妇，这张航道图是何大伯用心血画出来的！来之不易啊！

(唱) 台湾海峡波浪翻，
独驾小舟闯难关，
赤胆忠心探航道，
心血洒在鹿耳湾。

眉斯：遵命，我知道。

(唱) 献图即是献丹心，

保图即是保神兵，
不是艰险赴征程，
护送大伯投国姓。

香娘：好，媳妇，你真懂得为娘的心思哪！

何斌：香娘，赤崁战严表严，红毛见人就抓，此去吉凶难料，
万一有个不测，叫我何斌如何对得起你子阿波！

香娘：何大伯，不必挂心，此张航道图关系台湾百姓的生死存亡，国姓爷大军的成败，你们快走！

何斌：（激动地）好吧！

（唱）你们婆媳重义气一身肝胆，
抛骨肉履艰险情比高山，
航道图贴心兰急救泪眼，
闻鹿耳奔厦门一往无前。

眉斯：大伯，走！

何斌：走！

〔门外吆喝声，香娘到门边观察，声音越来越近。〕

香娘：且慢，红毛来了！

何斌：（从怀中取出航道图）眉斯，这图！

眉斯：（接图，速把图放进花灯的夹缝里）

〔香娘、何斌心上一计。〕

香娘：（唸）豺狼面首假生病，

何斌：（唸）何斌今日巧行医，

眉斯：（唸）眉斯就见机来行事，

何斌：（唸）妙手自有回春期。

（敲门声骤起，一队荷兵破门而入。）

荷兵队长：家里几口人？

眉斯：两个。

荷：（指何斌）他，是什么人？

眉斯：新婆子病了，他是请来看病的医生。

荷：（走近香娘时接近）病？早不病，晚不病，偏在这个时候才得病。

香娘：长官，穷人家生病，难道还要挑个时辰？

荷：（逼视何斌）你，家住哪里？

何斌：（咳嗽不止）三条溪村。

荷：长老何人？多大年纪？

何斌：姓陈，六十八岁，脸上长着一颗大痣的，家里……

荷：少啰嗦！（考察他）这老太婆什么病？

何斌：长官，这位大嫂是呕血之症。

荷：呕血之症？

何斌：（忖忓斯理地）呕血，因伤风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虚劳而起者，十之一二，此嫂子呕血，乃以虚劳而起，凡治呕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

荷：（没好气地）好啦，好啦，快滚回去！

何斌：（咳嗽不止）好，好，长官。（对香娘）大嫂，告辞了，请你放心，病会好的。（对眉斯）姑娘，拿我的拐杖来（拿起）。

荷：听着，让我搜过！（搜何斌身）滚！

香娘：（双关地）外面风大，需要小心！

眉斯：婆子，新送大伯出门就来，

（眉斯机警地拿下灯笼，扶何斌出门，两人一出门，即飞奔而去。）

（荷兵搜遍一阵，顿下，搭一、救师、几个荷兵上。）

搭一：都搜过了吗？

荷兵队长：报告总督先生，都搜过。只有这里一个老头在此看

病，给撵走了。

梭一：什么？撵走了？！混蛋，（打荷军官一个耳光）谁叫你放走？走了多久？

荷：刚才走。

梭一：混蛋，去追，给我追回来！

荷：是，追回来。

（荷兵军官率他的兵士下。）

牧师：老太婆，你病了？谁来过你家啊？

香娘：病了，请了个医生。

牧师：病啦，我前天还在城里看到你还好好的。

香娘：先生，穷人生病，不出门去做工，躺在床上哪有饭吃啊！

牧师：嗨，真会说，你媳妇呢？

香娘：刚送那个医生出去。

梭一：狡猾的老太婆。

（后台枪声，荷军官抓眉斯上。）

荷军官：报告总督，人抓来了。

梭一：那个医生呢？

荷：没抓着。

梭一：饭桶！（对眉斯）嗨，这么漂亮的姑娘，医生到那去了？

眉斯：（装得十分天真地）长官，我，我也不知道……医生看完病就走了。

梭一：他人呢？

眉斯：我刚送他出门，一转眼，就不见人了。

牧师：这些狡猾的中国人！

（荷兵气喘吁吁上。）

荷兵：报告总督，东城，西城，城内，城外全部搜查过，无！

梭一：（恼怒地）没有，没有！我知道了！

牧师：总督大人，看来何斌已经不在这个岛上。

探一：危险，太危险了。牧师先生，看来你去厦门的计划，得提前喽！

探一：（色迷迷地盯住眉斯）把这女人带走！

兵：走！

眉娘：我媳妇犯什么罪，为何把她带走？

眉斯：婆力！

眉娘：强盗！

（布落）

第二场 水操台下

〔前场两天以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水操台下，郑成功营帐，周围山石嶙峋，树木葱茏，旌旗招展。〕

〔二道布前〕

〔吴震上〕

吴震：（吟）水操台前旗如山，
眼望波涛心胆寒，
窃闻藩主数东征，
朝食不甘来寝不安。

吴震：（白）昨探得消息，红毛牧师前来进贡，特到打听虚实，以便商讨对策。

〔吴震击掌，牧师闻声出。〕

牧师：吴镇将，久违了。

吴：（紧张的）喂，牧师先生，你从台湾而来？

牧师：是啊，揆一总督向你致意。

吴：来厦何事？（左右观望）

牧师：我奉总督之命前来，一来拜访你，二来见见国姓爷。

吴：郑成功看来主意已定，出师难免，请告揆一总督速作准备，尤其大港航道，务必坚守。

牧师：揆一总督望你拖住国姓大军，如果无法阻挡，万一国姓爷登陆台湾，你必须及时与总督联系。

吴：好，好，——

牧：你为总督效劳，沥尽心血，总督命我带来黄金薄礼，请你收下。

吴：我一定尽力而为。

牧：只要我们合作到底，天堂就是你的。哈哈！还有，有没有一个叫何斌的前来？

吴：没听说。

牧：此以下落不明，熟知台岛情形，十分危险，切望注意！
〔内声：“藩主驾到”。吴、牧分两侧下。

〔郑成功内唱

水操台，旌旗扬，神驰心壮，

箭在弦，弓在手，士气昂扬，（坐帐）

军帐内众镇将，人人英勇，

桅似织，墙如林，威镇海疆。（远指）

兵：报，禀藩主，有红毛教士求见。

郑：升座。

〔众将出，升座毕。宣教士进见，亲兵引牧师上。

牧：参见大将军国姓爷。

郑：免礼！

牧：谢国姓爷。

郑：教士今日远涉重洋，有何事宜？

牧：尊敬的周姓爷阁下，总督特命我带来薄礼两件，这首先剑一对，乃台湾著名剑匠所铸，世所稀有，此白色骏马名贵瓷器，乃郑和遗物，也世之珍宝，请周姓爷收赏，以呈礼。

郑：牧师先生，此剑此马，均取自台湾之士，遗于台湾百姓之手，本属文明之物，理当归我，何论相送！今请暂且带回，转告贵总督，待本藩至台之日，一并收回。

牧：（狼狽地）啊，这……

郑：还有何事？

牧：总督风闻周姓爷将兴师出兵，不知是太将军之决策，还是百姓谣传？

郑：（唱）台湾自古属天朝，
大陆高山是同胞，
骨肉迟早要团聚，
不用总督把心操。

请你转告总督，请他早日收拾离开台湾才是上策，以免将来兵临城下，悔之莫及。

牧：是，是……

郑：请帐下歇息，明日送你出海，来人。

兵：在。

郑：送下。

〔兵士引牧师下。〕

郑成功：昨日议师东征，诸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甚好。今日又在水操台观演水师演习，有何议论，不妨直言。

马信：禀藩主，适才见亲水师列队如线，行走如飞，进退攻守都有条不紊，有此水师，何愁红毛不败！

吴豪：大将军，蒙昨日陈总司令信任，借坚炮利，确乃陈腐之见，今日观我水师如此善战，豪别无他言，只是我等入台湾，必须经文洛航道，此处荷人设防最严！

郑成功：如何严法。

吴：藩主容禀。

（唱）炮台垒力，死守海岸，

铁船布满航道两端，

拂上双翅也难飞过，

末将为此时力不安。

郑名：伯父大人，吴镇将所言航道一事，值得从长计议。若红毛有备，我师恐难突入，强攻之下，损伤必大，而我师乃我军主力，请伯父三思，三思。

马信：什么炮台、铁船，末将虽先入，愿为先锋，开辟航道，扫清障碍。

（唱）敢下五洋斗志坚，

时日不容再拖延，

马信帐前首请战，

踏海攻坚我当先。

将领甲乙：末将愿随马提督为先锋，踏海攻坚！

马：请藩主快作决策。

吴：禀藩主，军前无戏言，吴豪岂敢欺骗，此次东征，当须知己知彼哪！

郑名：是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郑成功：郑成政，你意下如何？

杨朝栋：藩主，航道确需计议，然而少将等，吴镇将之“知己知彼”，我不以为然。恐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

宋 家：属闻杨武政高见。

杨武政：三十八年来，台湾父老处于红毛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之中，义旗屡举，前赴后继，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而红毛虽有坚船大炮，却是恶贯满盈，失道寡助，又有何惧哉？此乃真正知己知彼也。而如今，满清刚败，红毛对我方决策不明，忧心积虑，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不可错过，此乃是我东征复台之大好时机。

马 信：好，杨武政，言之有理！

将领甲：吾等听马提督、杨武政之言，热血沸腾，望藩主早日统兵东征，吾等万死不辞。

郑成功：（领首）好，马信之言，壮我气概，朝栋之言，切中利害，东征台湾，吾心已定。

（唱）马信性烈一生英勇，
吴豪神异可有曲衷，
东征复台，决策已定，
百万大军早在胸中。

兵：报，禀藩主，今日有一水船，在大海之中，被巨鲨咬翻。

郑：船上士兵有否伤亡？

兵：无，幸得一位壮士，见危相助，殒死巨鲨，抢救近难士兵。

郑：该壮士进见！

兵：是，壮士进见！

波：参见藩主。

郑：免了，壮士何名？

波：在下阮阿波。

郑：壮士之举，李藩实为感谢。

波：藩主过奖。

郑成功：汝愿随本藩东征台湾吗？

阮阿波：吾与红毛有不共戴天之仇，杀尽红毛，乃阿波之情愿。

郑：那请留下。

波：谢藩主。

（亲兵上）

兵：禀藩主，有一位台湾来的长者求见。

成功：请进来。

何斌：参见国姓爷。

郑：你何人？

何：新乃台湾何斌。

（众将惊异地交换眼色，吴豪猛然一惊）

郑：（不动声色地）何斌？祖籍何方？

何：南安军楼乡。

郑：何时去台，在台作何经纪？

何：随令若同去台湾，现在红毛手下暂作通事。

马信：（拔刀在手）什么，红毛通事？

吴豪：（乘机）红毛走狗，藩主，此必探子无疑，立即擒拿斩首！

郑：慢，长者来厦何事？

何：来自台湾宝岛，当有宝物相赠。

郑：宝物相赠？！

何：何斌特来献宝！

杨：献宝！

众将

马：献宝？又来一个献宝的，哈！……

何：（环视军帐左右）不见识宝人，宝物不相赠。

郑：需辨真和假，方识献宝人！

(对何)那何斌曾作书与我，你既自称何斌，当知何斌作书，所书内容？

马：对，快说。

何：(唱)郭恢一英勇阵亡，
临终托我修书一封，
盼望国姓，收复台湾，
救民复土驱豺狼。

成功：既是如此，来人(亲兵上)呈上文房四宝。

(亲兵呈上笔墨纸砚)有劳长者了。

(成功示范何斌写字。)

何：(欣赏地)好！

(亲兵呈笔给何斌，何握笔在手，当众挥毫，书毕，何呈所书与郭成功。

成功：(接书朗读)“赤胆忠心，跨海献宝；何斌。”

(对何)啊！你，你正是何老壮士！(喜极下座而迎)

何：(趋前)国姓爷，何斌拜见。(礼毕)

成功：请起。

杨：何老先生。

(何与杨、马等相见。)

成功：(招呼郑君)君座，快认何大伯。

(君与何斌相见。)

成功：何老，适才冒昧相待，还望见谅。

何：哪里哪里，军机大事，岂可轻信。大将军有勇有谋，何斌钦佩。

成功：请问何老带来何宝！

何：何斌受台湾百姓之托，特来献图一张。

成功：啊！航道图！

众将：（惊喜）航道图？！

吴宸：（失色）航道图？！

何斌：鹿耳门航道图。

成功：（展卷细阅）鹿——耳——门航道图？！好啊！

（马、杨在一旁围观。）

杨：藩主，果然与你所料相合，真乃天赐宝物。

马：好啊！吴镇将，这就不免你时时不安了。

成功：鹿耳门果真能过土船？

何：按图航行，必能通过。

杨：红毛没有设防？

何：以前此道船只不能出入，然“沧海桑田”变幻无常，经数十年潮汐冲激，如今鹿耳门已有一线可入，有一人为逃避荷人捉拿，曾驾船从此逃出。

成功：你可曾测过？

何：何斌再三查访，与渔家细令核实，亲自测过三回。

马：这鹿耳门航道，难道红毛一概不知。

何：不知，丝毫不知，入得鹿耳门，便可先下番墩，红毛必无防备。

成功：啊，此乃天助我也。何老啊，

（唱）一张航图如心愿，
万民深情重如泰山，
天赐良机破疑难，
东风催我扬征帆。

成功：众将官，本藩决定东征台湾！

（布 落）

第三场 澎湖风雨

〔澎湖岛，马祖庙，前场半月之后，郑军出师到达澎湖的第三天〕

〔奉命，狂风呼啸，涛声阵阵，马祖庙周围可见，营帐旌旗，庙侧一老松〕

〔郑启从吴震手中夺过酒葫芦，引颈倾饮，步履踉跄，吴震随后〕

吴：（唱）澎湖近风三天查，

郑：（唱）马祖庙前围郑兵，

吴：（唱）天赐良机不放过，

郑：（唱）临尔当初投满清。

吴：这大风再到三天，几万大军也就……

郑：谁也别想活着到台湾岛。（一饮而尽）

吴：唉，如今时局难下，进退两难啊，还是令祖平国公识时务，投了清廷，还不照样挂了总督大印，你当时，要是——

郑：（懊丧地）别讲了，听马提督说，风不息我伯父也要走。

吴：（挑拨地）“一将功成万骨枯”嘛，鹿耳门是鬼门关，进得出不得啊！

郑：（恐惧地）与其葬身鱼腹，不如……

吴：（从郑手中接过葫芦）这葫芦里能买点药吧。

郑：如何？

（吴与郑密语，内声：“大将军来）……”吴：郑下

〔郑成功内唱：

为天朝驱荷领兵东行，

(接唱)使我同往心潮翻腾，
澎湖风雨阻我驰骋，
浪涛怒吼苍天无情。

(快唱)我舰迎风候号令，
将士勇猛待出征，
笑看狂飚下战表，
春风扑面扫豪情。

(杨朝栋、何斌上)

成功：任你风狂雨又猛，
艰阻我师向东行。

(合唱)

任你风狂雨又猛，
艰阻我师向东行。

(阵风、惊雷、闪电)

杨：禀藩主，全军粮草，只能维持两夕了。

何：今日四月二十八日、三十即逢大潮，乘此大潮乃进鹿耳门之大好时机，若风不息，岂不保了大事。

成功：要是冒风渡海？

何：(点头)强渡未必不可，……

(马信、阿波上)

马：禀藩主，众将纷力请战，现有水兵阿波，要求冒风雨，领航闯过鹿耳门。

郑：好壮士。

(阿波与何斌见面)

何：阿波，你！

波：何大伯。

何：阿波，你何时参军？